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別段函 三架 九三號 三五冊
118
61

漢書門 類 五九四二號 一五○函 一一架 三五冊

不許帶出

内閣文庫
漢 類 五九四二號 三五冊 七架 二八○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42	
冊數	35	(14)
函號	280	17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三國志 魏十五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閲

劉司馬梁張温賈傳第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

吏治

莫可任東南之事

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
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
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
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
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
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
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
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
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
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

劉靖

[illegible]入請

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
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
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
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
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
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
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
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

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劉弘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

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婿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

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横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

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

晉宣皇帝也

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

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内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内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淸除群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與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

趙咨

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

還。温時歳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皐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寛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内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郷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覿等敗職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　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

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侯
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
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
固有間矣

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
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
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
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
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
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
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
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以來未之有
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酆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并
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

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

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

畏市恨胡

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盗取

評除王昔以弭北邊之患

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殺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爲關内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戸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

習得其至
必不然之

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
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
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
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乖
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
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
不加恕，則所為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
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

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
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
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
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晚練文書，
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
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
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
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
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

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恩
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
丹陽施畏魯郡倪顗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
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
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
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
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
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
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
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

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闚閃夜使幹廉察諸
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
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
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
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
類自愧不詳乃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
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
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
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
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

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
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
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
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
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
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
見識焉
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
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
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
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
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
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
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
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
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
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
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喩騰
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

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于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

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

張楚

郡之宿望難違其言乃許之殷先與司隷校尉胡
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
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
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
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
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
魏略曰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爲治
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
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
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

馬顒 急看

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
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
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
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
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
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
未爲晩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
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
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
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

顛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吏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鬭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

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
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鄖賊
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鄖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
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
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
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
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
騎逆拒軍於鸇陰口既揚聲軍由鸇陰乃潜由且次
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
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

成公英

卒疲倦虜衆氣鋭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
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
還則出侯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縦敵患在
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
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
督千餘騎挑戰勑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
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爲腹心
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
從 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

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

閻行

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咽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

衛西還見約宜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

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

請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鄢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

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詿

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既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黄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内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温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

石而行之事

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爲尚書
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
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
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
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微去郡還坐里舍
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
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
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
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
人曰、諸葛恪多輩乎、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
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
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
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
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
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内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
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
爲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
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

無當得將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孟建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幷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旣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祝公道

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因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

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旣幷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奥援

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腳、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

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啟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為逵。

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

正色

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秘乃發喪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

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卽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逵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嚮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

魏略曰逵爲豫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吏治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

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宜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

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

魏略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

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逵。 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若以

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
乘之曷爲、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恐其私忿而
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
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
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
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
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
流、不由于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
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

賈充

魏書曰、逵時年五十五、
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
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
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
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
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祠下、詔
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祠、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
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襃揚逵美、徘徊之
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

李孚

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咸熙中爲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爲大將軍長史高
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爲晉室元功之
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謚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逵
及李孚楊沛三人爲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逵後
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
爲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
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爲吏建安中袁尚
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鬭尚出軍

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
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
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
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
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入則覺以爲直
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
語所之皆敕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
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
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
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

比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
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
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
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
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
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
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
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
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
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

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
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
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
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
如吾言也孚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
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
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
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
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
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

彊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内所識信
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
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
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爲良足用也
會爲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稍遷至
司隷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
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爲李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
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
乾椹收䝁豆閲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

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
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
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
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脚遂殺之由此
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
坐與督軍爭鬬髠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
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
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
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
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

絹百匹。既欲以厲之。且以報乾椎也。沛辭去。未到
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
子弟。使各自檢勑。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
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
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黄門前渡。忘持
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
肯。黄門與吏爭言。沛問黄門。有疏邪。黄門云。無疏。
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
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于太祖。太祖曰。
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

文儒進而文道衰廢

領京兆尹。黄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
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
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
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
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
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
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
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
見述于後也。

三國志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